李志敏．资源拼凑视角下贫乏型乡村的创新路径研究——基于四类不同村庄的案例考察［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4）：86-98.
Li Zhimin. Research on innovation path of resource-poor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icolage—— a case study of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villages［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1，20（4）：86-98.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1.04.010

资源拼凑视角下贫乏型乡村的创新路径研究
——基于四类不同村庄的案例考察

李志敏[1,2]
（1.复旦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2.阳光学院 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5）

摘 要：资源禀赋是乡村振兴的基石，而资源贫乏是多数乡村面临的实际情境，处于资源劣势的乡村寻求创新发展的路径尚未明确。资源拼凑理论分析组织如何在资源贫乏中，利用手边既有资源实现创新，为贫乏型乡村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为此，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从拼凑清单、拼凑过程和拼凑结果三个维度分析了四类不同村庄的创新路径。研究发现，乡村手头的闲散资源可以通过不同的拼凑逻辑达到差异化的创新结果。既有资源的利用式开发可以让乡村原本被忽略的资源产生价值，实现“无用之用”的创新结果；乡村资源的创意式开发可以将现有资源重新整合，实现“无中生有”的创新结果。最后在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贫乏型乡村劣势创新的策略及建议。

关键词：贫乏型乡村；劣势创新；资源拼凑；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1）04-0086-13

资源禀赋是乡村振兴的基石[1]，而资源贫乏是多数乡村面临的实际情境。内生式的发展理念，提倡利用区域内的技术、产业、生态、文化等资源，培养乡村的造血功能，从而构建独特的发展优势。[2-3]但多数乡村本已处于资源贫乏的劣势，如何才能构建持续发展的优势？拼凑理论（bricolage）分析组织如何在资源贫乏中，利用手头廉价资源突破限制、实现创新，为劣势乡村提供了创新发展的思路[4-5]。国家在提到乡村振兴战略时，也多次强调应该“因地制宜”。可见，让乡村中原本被忽视的或廉价的资源实现价值转化，在劣势中求创新，才是研究乡村振兴的根本所在。部分乡村在处于资源劣势的情境下，通过拼凑的方式走向创新，值得深入探讨。

一、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贫乏型乡村资源议题相关综述

关于“资源贫乏型乡村”学术界尚无统一定论，研究者从几个角度对其进行评判。一是以自然资源禀赋为标准，将乡村划分为资源丰裕型和资源贫乏型[6-7]；二是以村庄集体经济的强弱程度来划分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的村庄[8]；三是从综合评判的角度出发，认为“资源贫乏型乡村”主要指在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经济产业、人文社会、组织治理等资源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的乡村[9]。本研究所指乡村为第三种评判标准下的乡村，这类乡村大多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产业凋零、人口流失严重，具有贫乏型乡村的典型特点。资源的运用能力是乡村克服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10]，然而高质量的资源在多数乡村又是稀缺的，同时乡村独特的社会结构、规范和习俗，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资源挑战[11-12]。归根到底，乡村的发展问题是资源的问题。

现有文献对贫乏型乡村的人力资源、产业资源和景观资源等多方面的资源开发做了论述。在人力资源方面，谭诗赞探讨了资源贫乏型乡村从

收稿日期：2021-01-15 **修回日期：**2021-03-22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FJ2018C017）；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一般项目（2018ZTD10）；2018年度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科研项目（JAS180776）
作者简介：李志敏（1985-），女，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乡土文化资源开发，产业融合。E-mail：19110690002@fudan.edu.cn

庇护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型问题[7]；胡卫卫等从内生性培育视角探讨了资源型贫困村的柔性治理路径[6]；现有文献还对乡村人力资源之间的多种合作关系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自下而上”的居民主导模式，以及参与主体之间的水平互动关系[13]。近期的研究认为乡贤、社会企业、营利组织等是贫乏型乡村得以发展的重要资源[14-15]。在产业资源方面，现有文献提出实现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相对贫困人口长效机制的前提，乡村通过对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的产业化开发来改善经济状况[16-17]。李冬慧等认为贫困地区应该根据乡村不同的产业类型，打造地方特色品牌，促进乡村产业多元化[18]；赵欣等总结了内蒙古库伦旗农牧业特色产业的运行机制和模式[19]。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和乡村再生则是通过挖掘地方的生活文化，结合产业化开发形成了“生活文创＋产业发展”特色[20-21]。在乡村景观资源方面，文献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生态景观、文化景观、体验景观等模式的探讨[22-23]。朱珈莹等阐述了生态资源在贫乏型乡村中的发展作用，并提出了生态旅游扶贫的实现路径[24]；肖远平等总结了文化遗产民族村寨开发的“西江模式”[25]。现有研究虽然关注到资源在贫乏型乡村发展中的作用，但较多关注乡村的特色资源，较少提及农村无人无产并存的现实情况，造成了所提策略很难在实际情境中执行[26]。如何在资源受限的情境下，通过建构既有资源，实现乡村创新发展是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

资源拼凑理论注重如何在资源限制的情况下，通过既有资源的建构逻辑，进行创新活动[27]。现有研究对资源拼凑和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做了较为充分的论述，多数研究认为拼凑行为有利于资源受限的组织实现创新[28-29]，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的整合能力[30-31]，一定程度的资源约束可以迫使组织重视既有资源，从而发现资源的潜在价值，产生创新[32-33]。虽然现有拼凑理论的发展已从企业拼凑延伸到社会拼凑领域，拼凑的对象也从物质资源向创意、文化等非物质资源扩展，但研究成果更多集中于新创企业，在乡村社会中的探索较少。乡村虽非新生，但却弱小，资源贫乏是多数农村的常态，如何借助拼凑行为促使乡村形成资源能力，需引起关注。

（二）分析框架

学者们总结了资源拼凑的三个维度：资源清单、拼凑过程以及拼凑结果[34-35]。初始的资源清单可以来自于内部，也可以来自于外部[27，36]。对于内部的资源，需要对其进行评估、筛选和设计，对于外部资源，则需要对其进行借鉴、融入与整合。资源的拼凑过程既涉及内部资源的利用，也涉及外部资源的植入。拼凑的结果则是对初始资源要素的重新排列组合，一般包括“无用之用”和“无中生有”。“无用之用”是对手边既有资源价值的转化[37]；“无中生有”则是通过对内外资源的融合，产生新的创意。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图1的拼凑分析框架。乡村借助手头资源清单，通过利用和植入的手段，产生资源转化或者资源创意的结果。为此，根据资源拼凑的过程和结果，对乡村中的四类拼凑行为进行比较，Ⅰ是资源利用——创意式拼凑，Ⅱ是资源植入——创意式拼凑，Ⅲ是植入——转化式拼凑，Ⅳ是利用——转化式拼凑。通过典型案例研究，探究不同情境下资源建构过程的异同。

二、研究设计

（一）案例选择及数据收集

本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资源贫乏的情境下，乡村如何通过不同的拼凑行为突破限制，此类问题可以借助多案例研究进行探索性研究[38]。在选取案例对象时，遵循典型性和可行性相互结合的原则。主要关注：（1）案例的典型性。研究选取四个曾经面临不同资源困境的乡村，通过资源拼凑突破限制，进而走向良性发展的典型案例。（2）案例的可行性。所选案例均为多年来调研和跟踪的乡村，这为数据的收集提供了可行性。四个村分别为我国台湾地区南投县的桃米村、妖怪村和福建省平南县的漈下村、北墘村。四个乡村均地处山区，较为偏远，面临不同的资源贫乏困境。桃米村曾是垃圾掩埋场，并在921地震后面临生存危机，因采取资源利用＋创意的形式实现创新，故匹配Ⅰ型拼凑行为；妖怪村因所在地溪头风景区没落而面临发展困境，后采取资源植入＋创意的形式实现创新，故匹配Ⅱ型拼凑行为；漈下村是空心村，人口外流严重，

是典型的人口衰退地区，因采取资源植入＋转化的形式摆脱困境，故匹配Ⅲ型拼凑行为；北墝村虽然有黄酒酿造技艺，但因交通不便，产业单一，发展受限，后因采取资源利用＋转化的形式摆脱困境，故匹配Ⅳ型拼凑行为。四个案例所处的贫乏型情景不同，遵循多案例研究的差异性复制逻辑，这为得出普适性的结论提供了保障[39]。四个案例的贫乏类型及简要介绍如表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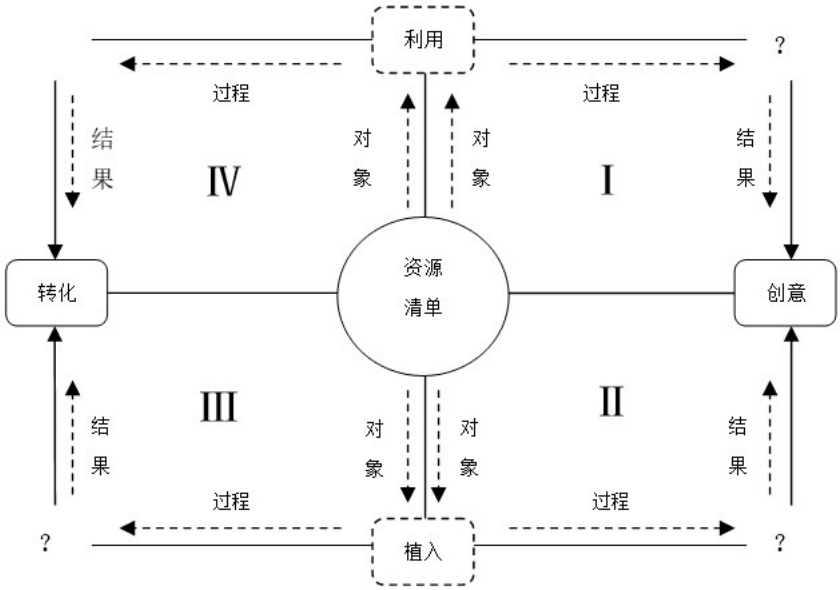


图1 资源拼凑行为分析框架

表1 案例样本简介

村落名称	地区	贫乏类型	案例简介
桃米村	南投埔里镇	生存危机型	桃米村曾是垃圾掩埋场，921大地震后更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现已成为青蛙主题创意社区，并将当地居民就业、在地产业和社会资源通过创意连接在一起
妖怪村	南投鹿谷乡	景观没落型	溪头的自然景点因灾害而没落，后因妖怪村又一次走红，现妖怪村所在地已完成从自然景区到主题文化产业的重要转型
漯下村	屏南甘棠乡	人力衰退型	漯下村留守的几乎都为弱势群体，后开始探索艺术振兴之路，为弱势群体提供了谋生手段，并吸引外地学员前来暂住学画，进而带动了民宿、旅游产业发展
北墝村	屏南代溪镇	产业单一型	北墝村地理位置偏僻，虽有传统的红曲黄酒酿造技艺，但产业结构单一，后北墝通过黄酒用途的转化，开发了黄酒节、酒文化博物馆等项目，形成多元发展

为了提高信度和效度，采取了多种调研方式，包括实地走访、深度访谈，并同时通过二手资料、现场观察、参与观察等多种形式，形成证据三角形。调研概况如表2所示。同时为了让关键构念能够从案例中涌现，选择了拼凑过程中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维度对案例进行分析，主要包括：(1) 拼凑清单，不同的拼凑对象对于拼凑的路径选择有直接的影响作用[35]。(2) 拼凑过程，即拼凑的各项活动，对拼凑创新过程的梳理，有利于发现乡村解决资源贫乏问题的策略。(3) 拼凑结果，即资源所产生的创新价值。

（二）数据分析

首先，结合文献回顾、案例调研和文档资料在前期准备中确定了概念界定及案例归纳的方向，进而明确了案例的分析框架。其次，通过三角验证保证数据信效度，将案例的内容根据分析框架进行归纳，再对分析结果进行比较，使得不同拼凑行为中的拼凑情境、对象、逻辑、活动和效果不断呈现，通过编码过程的迭代进行，案例数据、构念和文献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理论模型将逐步完善[40]。最后，对模型和文献内容进行比较，进一步补充数据，直到理论饱和。

表2 调研概况

乡村	桃米村A	妖怪村B	漯下村C	北埔村D
访谈	A11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执行长（2*）；A12持证解说员（3*）；A13在地研究机构（2*）；A14村民（5）；A15游客（5）；A16民宿业者（2*）	B11明山饭店总经理特别助理（1）；B12妖怪村工作人员（2*）；B13民宿业者（3*）；B14高校顾问；B15游客（4）；B16村民（4）	C11艺术教育机构创办者（1*）；C12机构教学老师（1*）；C13油画创作村民（5）；C14工作室开办者（3）；C15外地学员（5）；C16地方政府人员（3*）	D11镇政府干部（5*）；D12村政府干部（2*）；D13黄酒工艺传承人（3*）；D14民宿开发者（2*）；D15高校研究人员（5*）；D16村民（5*）；D17游客（4）
二手资料	A21内部资料（4）；A22文献资料（12）；A23在线视频（4）；A24媒体报道（20）	B21文献资料（5）；B22在线视频（6）；B23官方网站（1）；B24媒体报道（15）	C21文献资料（5）；C22视频材料（4）；C23微博观点（3）；C24媒体报道（14）	D21政府平台（2）；D22内部资料（7）；D23媒体报道（10）
现场观察	A31树蛙亭；A32纸教堂；A33民宿体验；A34文创产品商店参访；A35生态教学区	B31明山森林会馆；B32久保田烘焙坊；B33鬼妖邮政；B34天狗雕像；B35鸟居；B36枯麻八豆见面会；B37商业街	C31漯下古村走访；C32农家画室；C33漯下民宿；C34双溪镇安泰艺术城；C35公益艺术教育中心；C36村民个人画室；C37残疾人艺术中心	D31黄酒文化节民俗体验；D32中国传统村落村标；D33吴氏宗祠；D34炮楼；D35六角井；D36乡愁美食馆；D37黄酒文化展示馆
参与观察	无	无	C41油画创作体验；C42漯下古村；C43双溪古镇建设意见交流	D41村民导游培训班；D42黄酒漫画墙设想；D43黄酒小镇规划；D44 AAA景区申请

注：*号表示同一受访者多次访谈，未标明表示访谈1次

三、案例分析

（一）Ⅰ型：资源利用——创意式拼凑行为分析

桃米村在921地震后面临生存危机，在抗震救灾中利用农村随处可见的青蛙，打造了生态社区，传统农村变为生态保育和教育基地，并形成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桃米村的资源拼凑行为关键构念及引证举例见表3。

1. 拼凑对象

桃米村主要利用人力、物质和技能资源展开拼凑。新故乡基金会因灾后重建加入村庄，进而成为桃米村得以整合各界资源的重要平台，由基金会引介的生物研究员在对资源进行调查后发现了丰富的青蛙品种（A13）。这一在农村随处可见的生物成了桃米社区生态转型的重要物质资源。随着开发的深入，更多的资源包括稻草、厨余、居民手作（A11、A31）等加入拼凑清单，这些低价值资源在桃米村的建设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2. 拼凑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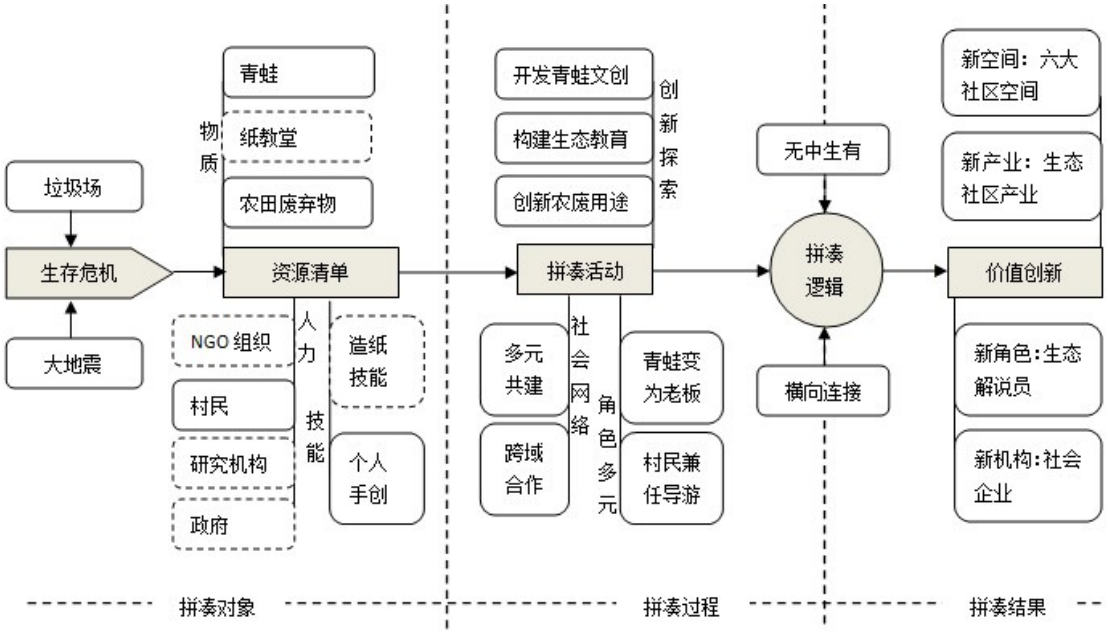
桃米村主要的拼凑活动包括创新探索、社会网络和角色多元，这些活动通过横向连接和无中生有的拼凑逻辑展开。一方面，基金会利用自身平台，让社区居民和社会资源之间建立起了横向连接关系，在提出生态发展的理念后，基金会鼓励村民角色转变，通过与保育中心合作获得“生态解说员”资格，居民承担了多重角色。另一方面，“生活与文化”、“历史与个性”的结合（A11）让社区无中生有，开发出新的产品和服务。从日本搬迁到桃米村的纸教堂不仅是桃米村重要景点，也是应对困境的精神象征，促进了桃米周边的跨域合作（A21）。桃米通过与个人设计师、企业横向合作，开发出多种青蛙主题创意产品。村民的手工创作如布偶猫头鹰、布偶青蛙也是村落的热销文创产品（A34）。

3. 拼凑结果

桃米村通过物质、人力和技能资源拼凑达到创意结果。从营造空间来看，桃米村形成了农之园、艺之地、工之坊、食之堂、市之集、学之房六大功能互补的创意空间。从产业网络来看，桃米不仅建立起了生态旅游产业网络，也与设计师、厂商合作开发文创产品，振兴了地方产业。从居民角色来看，居民兼顾农民生态解说员、民宿业者等多重角色，提高了收入（A21）。从组织机构来看，新故乡基金会从公益机构转型为社会企业，进一步促进了村落发展。桃米村的资源拼凑路径如图2所示。

表 3 桃米村资源拼凑行为的关键构念及引证举例

引证	相关概念	范畴	维度
新故乡文教基金会接受政府的邀请，进入社区协助震后重建（A21） 纸教堂是桃米社区做教育培训的……以前埔里造纸产业很出名（A11、A32） 全台有 29 种原生种的青蛙这里面有 23 种（A11） 社区村民现在是附近学校的生态老师，还有很多居民手创也很热销（A13） 废弃的稻草、厨余都能得到很好的利用（A11）	基金会、研究机构、政府、青蛙、纸教堂、村民、造纸产业、手创、废弃物	物质 人力 技能	拼凑对象
有很多青蛙主题文创产品，也可重新振兴传统“造纸工艺”（A11） 生态社区结合生态教育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是桃米的发展愿景（A11） 废弃的草堆可以做凉亭，我们把它也做成青蛙的样子（A11） 新社群人会通过新的合作关系跟社会资源连接，建立多元关系（A11） 园区内产品，有自我品牌，有与设计师、厂商合作开发……有手创集市（A11） 我们从前不认为青蛙是宝贝……现在青蛙是社区的“老板”（A14） 最重要的是解说员的认证，我们跟农委会合作，村民通过考试就兼任生态解说员（A11）	青蛙创意、生态教育、废弃改造、多元共建、跨域合作、青蛙老板、村民解说员	创新探索 社会网络 角色多元	拼凑过程
桃米社区逐渐发展出六大类主题明确的创意空间（A11） 桃米生态环境、民宿、解说、餐饮及社区人力等支援系统，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生态产业网络（A21） 从传统的农夫，拿锄头，要改拿麦克风……尤其是生态解说员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更为特殊（A11） 我们重新定位了和社区的关系，转型为社会企业，兼具经济和社会功能（A11）	主题空间、生态产业网络、生态解说员、社会企业	新空间 新产业 新角色 新机构	拼凑结果



注：实线框表示内部资源，虚线框表示外部资源

图 2 桃米村资源拼凑路径

（二）Ⅱ型：资源植入——创意式拼凑行为分析

妖怪村并非传统意义的村落，却带动了当地村落的转型。妖怪村原名“松林町”，最初改造为商业街，但生意惨淡。直到无意间被网友称为“妖怪村”，从而开始打造可爱版妖怪形象，现已成为溪头最出名的景点，并带动整个溪头向文化主题村落转型。妖怪村的资源拼凑行为关键构念及引证举例如表4所示。

表4 妖怪村资源拼凑行为的关键构念及引证举例

引证	相关概念	范畴	维度
很多的乡野传奇都搬出来了（B11） 其实我们这里不是走恐怖路线的妖怪，是cute版的妖怪（B11） 传统节庆也因为这些妖怪的点缀更加真实（B21） 没想到，长鼻子天狗就变成了地标，是热门打卡地之一（B11） 你们住的主题房叫做“枯麻房”（B11） 咬人猫面包原材料是溪头特有的有毒蕨类（B21）	乡野传奇、妖怪、传统节庆、打卡地、主题客房、有毒蕨类	物质文化	拼凑对象
年轻的时候爷爷在山上工作，带了两只土狗，枯麻和八豆……后来有一天，妖怪来攻击爷爷，枯麻跟八豆跑来救爷爷……根据故事的发展，这两个就变成我们的吉祥物了（B11） 每个妖怪，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传说（B21） 妖怪村嘉年华会吸引游客装扮妖怪，进行主题体验（B12） “妖怪村”是网友给的别名（B11） 溪头妖怪村已经超过56万人次于Facebook上打卡（B21） 妖怪村现在是溪头主要景点，没有来妖怪村就像没有来过溪头（B15） 除了既有的妖怪嘉年华外，妖怪村还举办了“白木清酒祭”和“伐木啤酒节”，把在地产业也结合起来（B21）	妖怪形象开发、妖怪传说、主题体验、网络别名、社群传播、主要景点、组织活动	创新探索 网络传播 反客为主	拼凑过程
妖怪村的故事和原创都是自己写出来的……慢慢人们会相信有这个故事，文化才会开始发酵（B11） 妖怪村内四处皆有可爱的妖怪形象，提供观赏拍照（B32-35） 咬人猫是面包房最畅销的产品，排队都很难买到（B11） 结合本地元素不断推出节日体验（B21）	妖怪文化、妖怪符号、热销产品、节日体验	新文化 新品牌 新产品 新体验	拼凑结果

1. 拼凑对象

从拼凑对象来看，妖怪村最重要的资源是异文化，异文化与长辈流传下来的妖怪传说融合，一起植入村落的主题开发中。妖怪村对物质资源进行了主题包装，比如有毒蕨类开发为“咬人猫”面包、会馆改造为妖怪主题房、并打造了妖怪形象和打卡地。同时妖怪文化还与当地传统节庆融合，也为周边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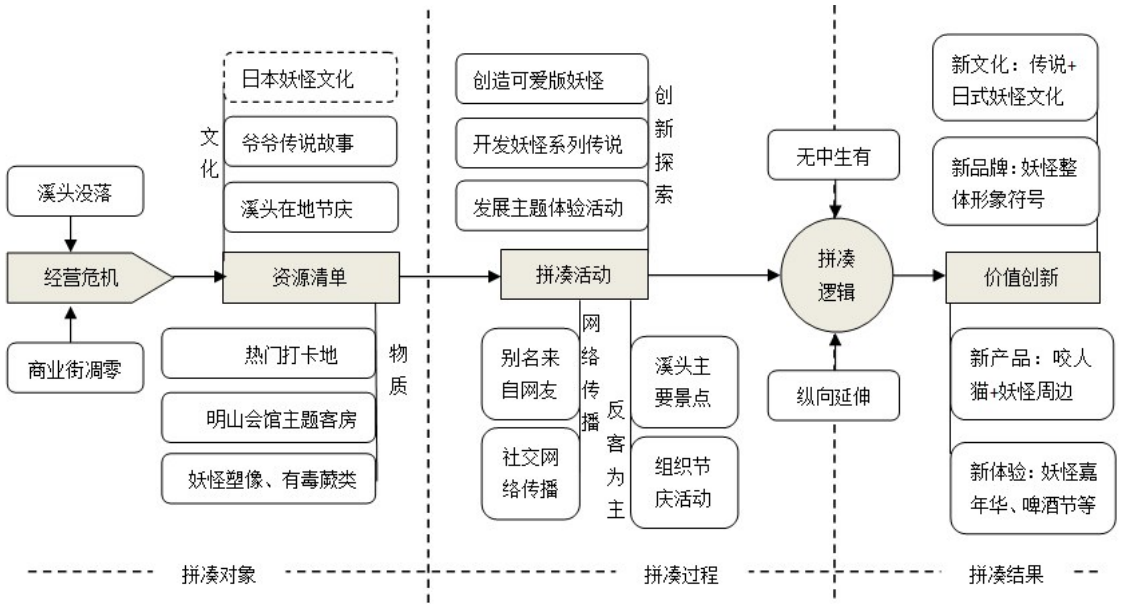
2. 拼凑过程

妖怪村主要的拼凑活动包括创新探索、网络传播和反客为主，这些活动通过纵向延伸和无中生有的拼凑逻辑展开。一方面，妖怪村的发展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过程，原本商业街的名字是“松林町”，知名的妖怪形象“枯麻”和“八豆”原本只是神龛中的吉祥物（B21）。只是网友将松林町戏称“妖怪村”后，经营者转变了思路，将客房打造为妖怪主题房，并将“枯麻”和“八豆”两只妖怪符号化。另一方面，妖怪村是在统一主题之下的纵向延伸，通过对妖怪主题的深耕细作，妖怪村的景点均有了自己的主题故事。同时利用社交网络的人气，妖怪村与当地的传统节庆结合，变成了节庆活动的一大亮点，现已反客为主，知名度超过溪头景区（B15）。外来文化与本地传说的深度融合是妖怪村成功的关键所在（B13、B14）。

3. 拼凑结果

妖怪村实现了传说文化的创意价值。妖怪文化在网络的助力之下逐渐打开了知名度，进一步异文化与本地传说的融合，形成了带有乡土特色的“妖怪传说文化”。借助于妖怪形象，打造出自有系列妖怪品牌，并开发出妖怪主题的各类文创产品，如泡面、面包、包子以及纪念品等。除

此之外，妖怪村现在举办的主题活动，通过造节的形式结合在地文化、产业、节庆等，不断优化客户体验，发展出了独特的体验经济。妖怪村的资源拼凑路径如图3所示。



注：实线框表示内部资源，虚线框表示外部资源

图3 妖怪村资源拼凑路径

（三）Ⅲ型：资源植入——转化式拼凑行为分析

漆下村全村超过三分之二人口为了谋生外移，留守的几乎都为弱势群体。2015年由于公益艺术教育机构的入驻，开始探索艺术乡村振兴之路。村民绘画作品逐渐带来经济收益，漆下开始发展乡村画室、民宿、餐厅等基础服务，为逐年增加的外地学员提供保障。漆下村的资源拼凑行为关键构念及引证举例见表5。

1. 拼凑对象

从拼凑对象来看，漆下村最重要的资源是人，但这些人并非精英群体，而是弱势群体。在艺术机构驻村之前，他们的价值一直未被认可，直到这些人开始学习创作，画作远销国外，成为漆下村最宝贵的资源。随着村民主动性增强，古村传统的文化也受到关注，村中的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外来植入的油画和古村的人、建筑、自然生态融合发展，艺术这一多数人认为高门槛的技能，在漆下村得到了新的诠释。

2. 拼凑过程

漆下村主要的拼凑活动包括用途的转化、网络传播和产业的带动，这些活动通过无用之用和纵向延伸的拼凑逻辑展开。一方面，艺术机构在漆下村起了关键的助推作用，油画艺术植入乡村，让农民甚至弱势群体转化为这个村的核心价值资源，是“无用之用”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漆下村还采取了纵向延伸的拼凑逻辑。随着知名度的提高，由闲置古宅修缮改建的画室、书吧、工作室、咖啡屋等投入运营，深度旅游的配套产业逐渐成形。

3. 拼凑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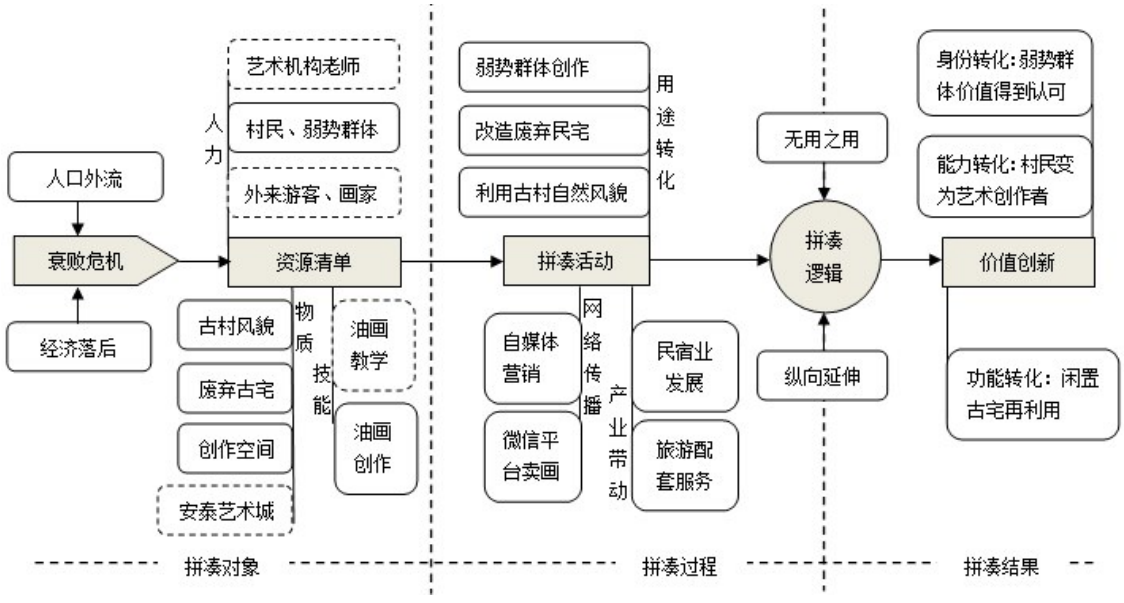
从拼凑结果来看，漆下村实现了弱势资源的价值转化，将“油画”和“农民”融合，让弱势群体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新的认知，成为有艺术贡献的人。这种自我身份和能力的认同又促使身边的多数村民开始行动，真正参与到古村的建设中来，让闲置空间得到合理利用和转化。漆下村的资源拼凑路径如图4所示。

（四）Ⅳ型：资源利用——转化式拼凑行为分析

北垅村虽然保留古法酿酒的技能，但北垅村交通条件欠佳，无法吸引商客前来，黄酒商业价值较小，家庭作坊的酿酒方式，既是北垅的特色，也造成了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的问题。2016年以“黄酒文化节”为契机构建的跨域合作平台，促进了黄酒产业的振兴。北垅村的资源拼凑行为关键构念及引证举例见表6。

表5 漈下村资源拼凑行为的关键构念及引证举例

引证	相关概念	范畴	维度
留在村里的基本就是老人、小孩、妇女、残疾人这些弱势群体（C11） 公益教学机构，率先在漈下村试点，机构老师为村民提供油画教学（C24） 漈下村古村风貌成为外地游客最感兴趣的风景（C11） 学员一般先在安泰艺术城培训，再到漈下创作（C16） 很多人甚至画家、愿意从外地包括国外赶来，一起创作、一起感受这个村的文化（C11） 村民把废弃、闲置的老宅进行了修缮，开发成创作空间、民宿（C16）	弱势群体、艺术机构、游客、画家、古村风貌、艺术城、废弃古宅、创作空间、教学、创作	人力 物质 技能	拼凑清单
以前乞讨没人会加他们微信，现在他们通过微信卖画，是别人主动加的（C11） 废弃古宅的再利用，既保护了古建筑，又增加了收入（C16） 古村风貌就是最好的创作素材（C31） 农民已经改变了原来在本地简单买卖农产品的思维，学会了自媒体营销，通过微信等电商平台发布自己的作品……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C11） 带来了相关的产业，有的人一呆就是一年，和农民一起学画、上学、种田，发展了民宿、旅游业（C11）	弱势群体创作、改造废弃民宅、利用古村风貌、微信卖画、自媒体营销、旅游业开发	用途转化 网络传播 产业带动	拼凑过程
通过社交平台，收到了外界给他们的肯定和认可（C11） 以前没有念过书的村民、小孩、老人、残疾人变成了有艺术贡献的人（C11） 高奶奶画画收入已经8000多了（C14） 房子还没有修好，房间就都预订了出去（C24）	价值得到认可、艺术贡献、古宅利用	身份转化 能力转化 功能转化	拼凑结果



注：实线框表示内部资源，虚线框表示外部资源

图4 漈下村资源拼凑路径

1. 拼凑对象

从拼凑对象来看，酿酒技术并非北墘独有，但在酒文化的运用上，代溪镇北墘村运用了创新的手法，将“黄酒文化”打造为文化节，以此为平台，整合了北墘多项传统技艺，形成了较为丰满的文化呈现方式。同时，借助社会资源进行智力帮扶，北墘已和高校、企业等形成了多种合作模式，这些力量的加入逐步提高了村民的认可度和参与度。

表 6 北墝村资源拼凑行为的关键构念及引证举例

引证	相关概念	范畴	维度
我们为什么要做有酒的故事，因为我们每栋房子都有酒（D12） 现在北墝村仍保存着较好的原生态农耕文明，除古法酿酒外，传统的织布、木作等传统手工艺在北墝村随处可见（D23） 佛仔厝是屏南最出名的古民居（D12） 北墝保持着较好的原生态农耕文明和各种明清风格的院落（D23） 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想听听专家教授和乡贤的意见（D12） 村民不认为酿酒是一个特殊的技能，有了文化节，慢慢才有了认识（D15） 现在北墝的特色美食糟蛋、糟姜、糟笋、糟兔也开发出来了（D12、D15） 现在很多古民居已经被认租了（D11）	酒文化、农耕文化、酿酒技艺、木作工艺、酒产品、古民宅、乡村景观、社会力量、乡贤	文化 技能 物质 人力	拼凑清单
通过黄酒文化节，连接了各方资源，3A 是一个台阶，我们要继续 4A，所以要引进更多的专业团队一起完成（D11） 乡贤今年给教育基金会捐款 116 万，村民行动起来结果就不一样了（D12） 我们也希望把村民酿的酒集合起来形成区域性品牌（D11） 我们（高校研究人员）要在北墝落地，做夯土墙和古民居研发基地（D15） 通过文化平台搭建，黄酒销量 2017 年就比 2016 年翻了快 1 倍（D11）	传统文化造节、副产品开发、民宅认租、社会资源连接、乡贤参与、高校参与	用途转化 社会网络 主体多元	拼凑过程
现在景区下来了，很多村民接受导游培训和转型，有的把古民居也改造成了酒文化体验馆（D11） 北墝竹编工艺和编百索技艺已在合作院校进行教学，在体验的基础上，和师生一起研究文化创意产品的再开发（D15） 在地高校师生在北墝已经协助完成了博物馆改造、故事编排、景观设计、景区宣传片拍摄等多个项目的对接和落地（D23）	文化资源平台、废旧民居改造、传统技能延伸、项目合作	文化转化 功能转化 技能转化 智力转化	拼凑结果

2. 拼凑过程

北墝村主要的拼凑活动有用途转化、社会网络和主体多元，这些活动通过无用之用和横向连接的拼凑逻辑展开。一方面，黄酒文化节的构想，将传统的酒文化、手作工艺、原生态农耕文化整合在一起，同时以“红曲黄酒之乡”为主题申请了 3A 景区，成为闽东地区文化旅游的品牌。另一方面，北墝村黄酒文化节为村民搭建了一个与外界交流的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北墝村先后与多所高校、企业进行了项目合作式开发。随着项目的开展，村民传统木作工艺也得到了传承和保护。同时，部分手工已经走入在地院校的课堂，开始了文创产品的开发研究，扩展了传统技艺的开发领域，将传统技艺与文化创意结合的方式，大大提高了传统技艺的附加值及传承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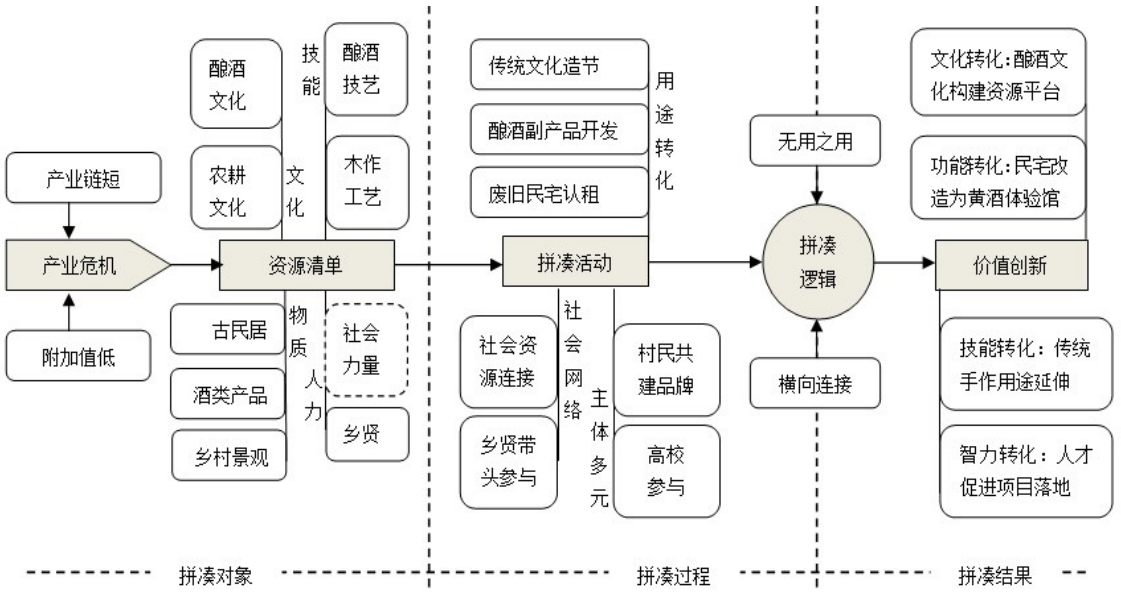
3. 拼凑结果

从拼凑结果来看，北墝村主要是使文化、技能等资源产生价值的转化。虽然酿酒文化在闽东地区不能算作独特优势，但北墝通过打造黄酒文化节为其带来了发展的契机，进而带动资源进入北墝。村民看到发展契机后自发改造古宅，并打造了黄酒文化展示馆等体验项目。外地企业和个人也可以和村民协商认租，开发黄酒酒吧、民宿等项目，为村民带来了实质性的经济收入。同时项目以多元主体的合作为主，高校、乡贤、企业的共同参与为项目的可行性提供了保障。北墝村的资源拼凑路径如图 5 所示。

四、研究结论

（一）跨案例讨论

通过资源拼凑去回应制约，获取发展的优势不仅对于创业型组织来说是新的研究焦点，对乡村同样重要，关注弱势乡村如何在制约中实现创新发展是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发现，乡村通过对现有资源的创造性组合，可以使得同质性的



注：实线框表示内部资源，虚线框表示外部资源

图5 北墘村资源拼凑路径

资源产生异质性的结果[4]，而创新的关键就在于拼凑的过程如何展开。为此，通过多案例的研究，探讨了四种不同贫乏型情境下的乡村资源拼凑行为的开展过程，以总结其共同点和差异性，如图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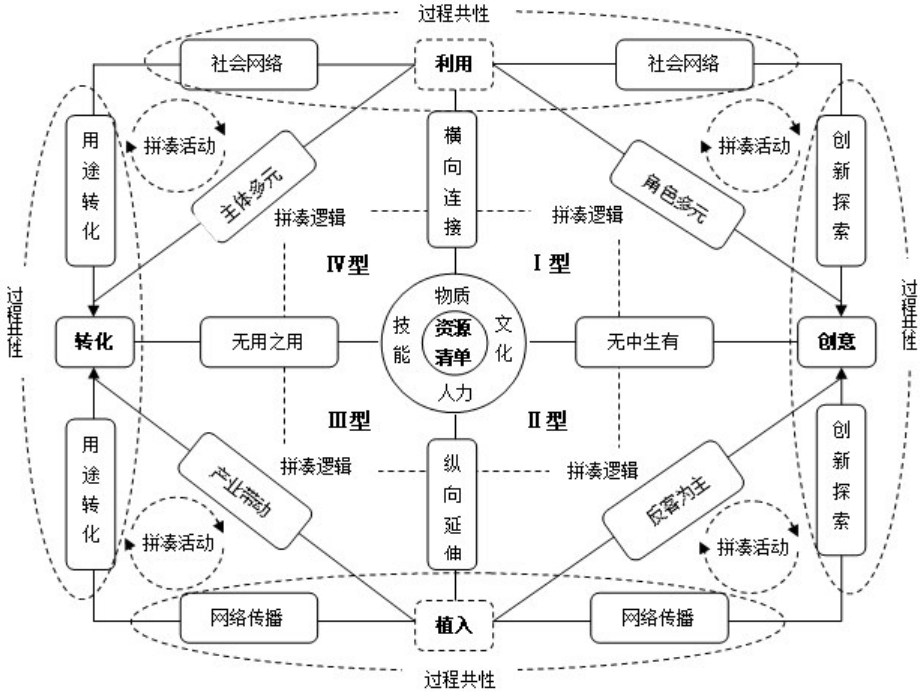


图6 资源拼凑行为的理论模型构建

首先，从拼凑清单来看，四个案例所用资源在农村随处可见，如桃米用青蛙打造了主题文创；整个闽东地区均有酿酒传统，但黄酒文化节的平台，给北墘带来了更为重要的后续资源。除了现有内部资源利用，植入外部资源也是可取手段。妖怪村是妖怪文化和本地传说的深度融合；漆下村则是将油画植入乡村，并激发了弱势群体的创作热情。四个案例的共同点是通过对组织内

外部易获得的物质、人力、文化和技能进行了重新组合。

其次，从拼凑活动来看，桃米村（Ⅰ型）采取了“社会网络＋创新探索＋角色多元”的拼凑活动。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的平台为桃米和外界资源提供了对接渠道，并通过青蛙这一主题进行了创意探索。青蛙在桃米承担了多元角色，如生态教学的载体、文创的主题、建筑元素，同时，村民也具有多重角色。北埔村（Ⅳ型）采用的是“社会网络＋用途转化＋主体多元”的拼凑活动。酿酒文化转化为黄酒文化节即为用途的转化，古民居的再开发也让闲置老宅产生价值转化，同时北埔村引来企业、高校等诸多资源，形成了多元共建主体的发展模式。妖怪村（Ⅱ型）采用了“网络传播＋创新探索＋反客为主”的拼凑模式，妖怪文化的植入最先在网络发酵，带来了妖怪村“妖怪＋传说”的故事演绎创新探索，并进一步带动了民宿、文创产品、体验活动的发展，从而反客为主成为溪头最重要的景点。漖下村（Ⅲ型）采用了“网络传播＋用途转化＋产业带动”的拼凑模式，同样农民创作成为网络热门话题的效应使大家主动了解漖下村，并带动了更多的艺术家、游客、学员来漖下创作，同时带动了漖下其他配套产业的发展。可见，对于资源利用型的乡村，横向连接资源是拼凑活动的共同之处，社会网络在资源利用型乡村起到关键作用。对于资源植入型的乡村，纵向延伸同一主题是共同之处，而网络传播能使得资源主题与外界良性互动。同时，Ⅰ、Ⅱ型乡村表现出了创意探索的过程共性，Ⅲ、Ⅳ型乡村则表现出用途转化的过程共性。

第三，从拼凑结果来看，以创意探索为主的拼凑活动通过“无中生有”的拼凑逻辑，产生了创意式的拼凑结果。以资源用途转化为主的拼凑活动，让原本闲置的、低价值的资源发挥了作用，是一种“无用之用”的拼凑逻辑，产生了转化式的拼凑结果。

（二）创新策略探讨

1. 重新审视乡村既有资源

过度地强调引入优势资源，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往往求之不得。这就需要乡村从现有的资源入手，如何让现有资源通过附加值更高的形式表现是拼凑的重点。在确定资源清单时，应该对资源的既有用途做扩展性的思考，不能忽视廉价资源，不对资源设限，重新审视资源用途是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创造性开发的前提。

2. 注重不同资源情境的分析，从实际出发选择创新方式

现有乡村在实际开发过程中，存在过度解读创新的现象。对于贫乏型乡村而言，一味追求高水平的创意、高水平的技术可能没有与之匹配的人财物，从而造成产业无法持续发展的现象。创新需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来考量。创新不仅包括高新技术对乡村资源的改造，同时对现有资源创意式思考，甚至是对现有资源用途的转化式利用也是一种创新。

3. 乡村资源的劣势往往也能创造优势

乡村以往的劣势也可能会成为后续发展的资源优势。以桃米村为例，其最初作为垃圾掩埋场，存在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但却发展为生态社区。其他三个案例也是把资源的短板通过一定的拼凑逻辑变为优势。劣势和短板更容易引起居民的关注和共鸣，促使更多居民参与，集思广义，从而将创新活动和乡村实际情况深度融合。

本研究结合资源拼凑的理论分析了乡村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拼凑行为及逻辑，以探索处于资源贫乏情境中的乡村应该如何破解资源难题。本研究的研究限制主要有，一是在案例的动态性方面有所欠缺，资源拼凑是一项延续性的活动，本研究在分析的过程中，侧重点在于资源情境和拼凑逻辑，对资源拼凑动态性展开的考虑有所不足，即不同阶段的组织，拼凑行为应该有所差异，这在后续研究中再做详细分析；二是资源拼凑的效果问题。资源拼凑行为在组织中是一个长期过程还是短期过渡，拼凑所形成的长期效果也是应该关注的焦点。如何界定拼凑效果，识别无效拼凑的模式，也是未来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1] 于水，王亚星，杜焱强. 异质性资源禀赋、分类治理与乡村振兴[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4）：52-60.

[2] Kretzmann. J. ，Mcknight. J.. Building communities from the inside out [J]. C. h. a. c. review，1995，23（2）：4.

[3] 张慧，舒平，徐良．基于内生式发展的乡村社区营建模式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17（9）：72-77.

[4] Baker T.，Nelson R. E.. 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5，50（3）：329-366.

[5] Senyard J.，Baker T.，Steffens P.，et al. Bricolage as a Path to Innovativeness for Resource-Constrained New Firms[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4，31（2）：211-230.

[6] 胡卫卫，于水，杨杨．资源型贫困村庄柔性治理的发生逻辑及实现路径[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0，19（3）：371-378.

[7] 谭诗赞．资源匮乏型乡村中的庇护式治理及其现代转型——基于湘南地区的个案观察[J]．领导科学论坛，2017（5）：76-86.

[8] 田亮．资源贫乏村庄能人治村的发生机制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9] 钟伯清．资源匮乏型乡村的发展模式及路径选择——福建省2个区域外转移就业村落的比较[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4（6）：29-33.

[10] Ulug C.，Horlings L. G.. Connecting resourcefulness and social innovation：exploring conditions and processes in community gardens in the Netherlands [J]. Local Environment，2019，24（3）：147-166.

[11] Angell A. C.，Parkins J. R..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boriginal culture in the Canadian north[J]. Polar Record，2011，47（1）：67-79.

[12] Hota P. K.，Mitra，S，Qureshi I.. Adopting bricolage to overcome resource constraints：The case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rural India[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19，15（2）：371-402.

[13] Brown M. E.，Baker B. L.. "People first"：Factors that promote or inhibit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J]. Community Development，2019（4）：1-18.

[14] Dubb S.. Community wealth building forms：What they are and how to use them at the local level[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16，30（2）：141-152.

[15] Barraket J.，Eversole R.，Luke B.，& Barth S.. Resourcefulness of locally-oriented social enterprises：Implications for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9，70：188.

[16] 姜正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贯通：逻辑、难题与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1（12）：107-113.

[17] Bleyer M.，Kniivilä M.，Horne P.，et al.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private land use investment on rural communities：Industrial forest plantations in Niassa，Mozambique [J]. Land Use Policy，2016，51（2）：281-289.

[18] 李冬慧，乔陆印．从产业扶贫到产业兴旺：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困境与创新趋向[J]．求实，2019（6）：81-91+109-110.

[19] 赵欣，刘艳．内蒙古库伦旗农牧业特色产业扶贫模式与经验[J]．农业经济，2020（9）：21-22.

[20] 陈介英．社区营造与文化资源的创造[J]．庶民文化研究，2015（12）：144-174.

[21] 台湾地区文化部．社区营造三期及村落文化发展计划[EB/OL]．(2018-06-15)[2020-12-25]．https://www. moc. gov. tw/information_302_45992. html，2018-6-15.

[22] 何莽．基于需求导向的康养旅游特色小镇建设研究[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5（2）：41-47.

[23] Mtapuri O.，Giampiccoli A.. Tourism，community-based tourism and ecotourism：a definitional problematic[J]. South African Geographical Journal，2019，101（1）：22-35.

[24] 朱珈莹，张克荣．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实现路径[J]．社会科学家，2020（10）：59-64.

[25] 肖远平，王伟杰．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乡村振兴的"西江模式"研究[J]．文化遗产，2019（3）：23-28.

[26] Theodori G. L.. Communit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Resource-Based Areas：Operational Definitions Rooted in an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J].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2005，18（7）：661-669.

[27] Domenico M. L. D.，Haugh H.，Tracey P.. Social Bricolage：Theorizing Social Value Creation in Social Enterprise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2010，34（4）：681-703.

[28] Fisher G.. Effectuation，causation，and bricolage：A behavioral comparison of emerging theories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12，36（5）：1019-1051.

[29] 李峰，龙海军．贫困地区新创企业创业拼凑是如何生成的——价值链约束、创业制度环境对贫困地区新创企业创业拼凑的影响[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9，40（3）：70-82.

[30] Kannampuzha M. J.，Suoranta M.. Bricolage in the marketing efforts of a social enterprise[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and Entrepreneurship，2016，18（2）：176-196.

[31] 邓巍，梁巧转，范培华．创业拼凑研究脉络梳理与

未来展望[J]. 研究与发展管理，2018，30（3）：145-156.
[32] 张建琦，安雯雯，尤成德，等. 基于多案例研究的拼凑理念、模式双元与替代式创新[J]. 管理学报，2015，12（5）：647-656.
[33] 李晓翔，霍国庆. 资源匮乏，拼凑策略与中小企业产品创新关系研究[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15（3）：41-55.
[34] Duymedjian R. ，Ruling C. C. . Towards a Foundation of Bricolage i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Theory[J]. Organization Studies，2010，31（2）：133-151.
[35] 苏芳，毛基业，谢卫红. 资源贫乏企业应对环境剧变的拼凑过程研究[J]. 管理世界，2016（8）：137-149＋188.
[36] Vanevenhoven J. ，Winkel D. ，Malewicki D. ，et al. Varieties of Bricolage and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ship[J]. New England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2011，14（2）：53-66.
[37] 萧瑞麟，欧素华，吴彦宽. 逆势拼凑：化资源制约为创新来源[J]. 中山管理评论，2017，25（1）：219-268.
[38] Eisenhardt K. M. .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9，14（4）：532-550.
[39] 王扬眉. 家族企业继承人创业成长金字塔模型——基于个人意义构建视角的多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2019，35（2）：168-184＋200.
[40] Pan，Shan L.，Barney Tan. Demystifying case research：A structured-pragmatic-situational（SPS）approach to conducting case studies[J].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2011，21（3）：161-176.

Research on innovation path of resource-poor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icolage—— a case study of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villages

Li Zhimin[1,2]

（1. *School of Management*，*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2. *School of Business* ，*Yango University*，*Fuzhou* 350015，*China*）

Abstract：Resource endowment is the cornerston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while resource poverty is the actual situation faced by most villages. The way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resource shortage area is not clear yet. The resource bricolage theory analyzes how organizations make use of resources at hand to realize innovation under resource disadvantage，providing a new idea for the resource-constrained villages. Through the case study method，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innovation approach of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villages from three bricolage dimensions including bricolage list，bricolage process，and bricolage result.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using idle resources in the rural areas can achieve differentiated innovation results through different bricolage logic. Th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at hand can make the originally neglected resources in the countryside produce value and realize the innovative result of "the use of useless ". Creative development can re-integrate resources and realize the innovative result of "create something from nothing". The paper also proposes some innovation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countryside with the resource disadvantage.

Keywords：Resource-poor villages；Innovation under the disadvantage；Resources bricolage；Rural revitalization

（编辑：程俐萍）